



歸有園稿卷之五

詩編 巳丑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林詩

素曼元日試筆

瑞烟籠日天宇清吾着道衣朝玉京早知軒冕非

初服應與山林有故情青眼異時看後輩白雲深

處學長生焚香禮佛亦何意惟願占豐頌太平

蘇聯二日集海曙樓朱大刀自詫武藝甚習因值

觀馬身新婚試之無驗衆以為笑戲投此詩

躍馬長誇朱大刀春筵爭覩莫辭勞如何觸肘生  
楊柳不見當場奪錦袍祇爲貪看花下燭于今竟  
作酒中糟有妻自古妨爲將吳起能無笑汝曹

三日偕子柔輩過伯隅館作

壻家樓閣絕塵埃韶月初筵遲客開漫戴紫貂嬌  
素髮旋浮綠醕上春臺席間艷語爭春麗酒後深  
杯逐采來歡極却公添飲量少年場裡獨醒回

四日集伯氏館以客衆分席左廈偕叔達子

柔挾小曼密飲作

酒徒相傍不相侵隔壁微通歌笑音如在牆東堪  
避世寧居人後見同心香籠錦障春雲繞酒盡銀  
瓶夕漏深更挽玉人留一刻今宵知直幾千金

五日獨坐海曙樓遣興是日寒甚

春風吹我上高樓海日初升宿霧收試探門前無  
一客聊從塵外豁雙眸裁詩漫了新年債秉燭還  
爲獨夜遊酒後餘寒銷不得篋中重問敝貂裘

六日芥納樓觀梅梅未大發裁詩寄興急遞

園人來花神

園人來報梅花發携履閑登池上樓豈是韶華半  
吞吐轉令姿態故遲留嬌紅似被胭脂點嫩白猶  
含冰雪愁解到色香無染處空端吾已度羅浮

一客七日飲陳參軍諸文學大集

參軍置酒款青春請到相陪盡密親恠得開年長  
作客喜于占日更逢人隨緣自覺風光好卜晝仍  
看月色新莫以尚書煩禮數豐厨大嚼不宜頻

世世子柔嗔曼重習弋陽舊曲醉中誤出穢語醒  
斷對酥復悔之更裁五絕句相解予如其數代曼

作答

蟬噪蛙鳴竝鳥啼那分上下與東西聲從口出俱  
天籟論到莊生自物齊

其二

或恠崑山道士腔如君更擊弋陽忙不知坐井觀  
天者何用桑蓬射四方

其三

舊曲溫成奉主君豈知牆外有人聞君家安得饒  
牛矢始信兼收是廣文

感君意氣日周旋度曲何須苦浪纏縱使調高驚  
絕代不過老作李龜年

嗔面難將雅道論醉言雖直欠溫存低頭未敢傷  
君意背却銀燈拭淚痕

天香偶題

吾望荊州作故鄉荆人相見只尋常銜恩何似銜  
冤切沙市猶能說悍王

春風十一日大集龔伯起館

危坐當筵一整襟翻嫌杯酒費春陰雖然百拜能  
成禮飲到宵深酒不深

年年樓上看梅花我是梅花舊主家笑摘花枝媚  
年少莫將青鬢負韶華

今宵十三夜飲伯氏館戲遺子柔

今夜留歡劇戲多惟君最厭弋陽歌依然出自佳  
人口不是歌妖是耳魔

入以十四夜飲伯隅館月色微翳酒後登應奎山  
今宵留作憶燈光銀燭輝涵琥珀觴醉挾嬋娟凌  
海嶠滿天烟霧正茫茫

平平代倩自海上寄答子柔次韻四首  
君在西園儂向東生人相見臉兒紅吳淞江上看  
殘月兩地關情夜正中

其二  
春風無限別君來恰似琵琶馬上催只尺郊關分

異域連宵幾覆掌中杯

其三

眼前那識大將軍徙倚春風拂鬢雲歌舞場中誰  
第一酒旗高處策元勳

其四

不將塵土化征衣卸却濃裝策馬歸今夜尚書有  
期會與君只是片時違

望倩不至却寄子柔同惜二首

昨夜相望又及晨飄零雪色更愁人可憐九十春

光面誤落風塵已一旬  
雲色更愁入下對以十春

其二 子柔同賦

卿卿豈是蔡文姬  
春日胡笳却怨誰  
不為黃金增價重  
冰方安得見蛾眉

子柔同賦 附

雪花和雨入山樓  
樓外寒梅幾樹稠  
白酒紅爐誰共醉  
天涯凝望不勝愁

其二

自入春來此夜寒  
可堪飄泊向江干  
亦知相憶

應腸斷心怯衝泥行路難

送叔達赴王司馬辟二首

梅花落盡柳條青  
春日春風江上亭  
待得潮生君已發  
片帆高挂酒初醒

其二

從來司馬號多聞  
識字誰能過子雲  
最是江南佳麗地  
凝香深處坐論文

十五夜家宴集諸文學二首

金吾不禁是元宵  
此夜燈光大寂寥  
為避巡行驄

馬使空留明月照星橋

其二

去歲燒燈結綵樓今宵無復看燈遊亦知禮法寬  
吾輩雲母屏邊醉莫愁

吳門顧水部蔣少參見過留宿山園兼有所

期爰勒斯詠

軒蓋東遊及早春  
楚然空谷轉情親  
相逢莫話當今事  
不飲其如在野身  
細雨通宵堪繫馬  
梅花小院獨聞鶯  
明朝更結湖山約  
箕穎由來屬外臣

贈仁卿

今年春色倍常年  
春到貧家無酒錢  
一醉相留同臥起  
恐君辜負賞花天

偶題

今夜疑卿難再來  
漫憑孤燭且銜杯  
落梅聲裏芳塵起  
不覺楚然笑語開

贈唐司理母夫人壽章

婺彩輝南極  
霜華凜北堂  
自今稱壽母  
於古偏共姜  
日愛潭州水  
風行澤國長  
鸞封沾再世  
麟瑞發

三湘肺石宛如洗熊丸訓不忘邦惟文武憲刑以德威祥淑問來江漢慈恩庇梓桑魯侯矜燕喜聊續閔宮章  
贈丘五老  
曾有五車寧誤身從他相士失之貧課書亦是逍  
送事不向黔家厭奎塵

潘仁卿詩吳門聽經復以導引術傳人或有所謂之者書此馳慰

空門講罷復玄門到處能酌一飯恩措大老來尋活計知君不與俗人言

其二

從來誤世是丹爐姹女嬰童事有無若使靜功能却病何愁腰下少青鈇

西遊詩

有

余杜門六年矣茲以中春月客勸余爲西

山之遊乃裹十日糧偕丘五老潘婁二

文學暨王從甥挾伯氏之歌者倩往歷

虎丘石湖天平天池諸名勝如期而還

或曰遊止斯乎余曰萬山一山也萬水一水也支公所買向子所遊滯迹則膠冥心自契諸所經行允得近體五言詩十九首用付掌記爰識居諸時己丑二

月十八日

水北關放舟留別諸送者

山水宿所愛衰年廢遠遊茲晨理舟楫與客暫夷猶雨過潮平岸春深花滿洲所親驚小別臨發重淹留

公塘夜泊

微雲翳纖月四顧但蒼茫沙際扁舟靜江村白酒香清言趣醕酏高詠出滄浪東去蓬瀛近尋真意未忘

繫舟鹿城金氏諸小舅以外姑意置酒相餉吾家諸小舅携榼款江干散步循山麓輕杯酌馬鞍坐餘芳草暗興盡夕陽殘久有避人意應知長住難

申甥載酒相迓閭門河下

相門分鼎食知是壻家筵以我西遊去同君發興  
偏井烟城柝外雲水暮鐘前一醉忘喧寂悠然繫  
客船

徒步遊虎丘

舟澁半塘路褰衣逐衆行山門何寂莫蓮渚獨澄  
清倚壁松逾古連雲塔自平生公留石在老至媿  
無成

憩佛國軒偶題

斯軒名佛國佛果在西方謂此能西望因而以佛

當湖光浮一鏡山色下斜陽解得搃持意何軒非  
道場

登虎丘浮圖

春色宜高望丹梯引睇遙金輪從地轉花雨颯風  
飄勢湧三天出雄者萬嶺朝無能生羽翼直欲駕  
扶搖

集虎丘竹亭招羣僧飲有小侍者行酒

選勝依仙麓開樽近化宮僧無葷酒戒客有竹林  
風不道色非色安知空是空翛然沾醉別月在上

方東

宿楞伽寺遇雨志舊

筠房留宿處為記昔年僧僧臘消人代禪棲續聖  
燈曇雲滋石潤巖雨鬱宵蒸一榻澹無礙冥心叩  
慧能

登上方寺樓

向晚凌虛閣湖天人杳冥垂楊雙鷺白落日萬峰  
青棟宇懸空界香燈護佛靈坐來清聽滿天際看  
揚舲

自瀆口歷天平望天池途遇大風作  
陡作乘風客肩輿信所之天空支萬笏徑仄等三  
危指瀑龍湫遠穿雲鳥道疑葢宮迷處所樵路更  
參差

丘婁二子登天池絕頂為書此志奇

二子尋源去飄飄山外山欲探神漢窟如度孟門  
關昏黑不知晚憑陵何處還老知難逐少且坐翠  
微間

蔣少參携榼追入天池見餉感而賦此

山中誰載酒相對石床陰  
几闌尋幽處尊疊洗道  
心鍾聞僧懺畢漏下主情深  
明發天台路空勞樵  
父尋

贈朱頭陀

本家江陰人屏其妻子焚  
脩天池西巖下訪之有作

憐君有妻子何事飽烟霞  
懷土誰相舍掀髯竟出  
家偶來尋白社因以問丹砂  
客至停功課閑庭掃  
落花

瀆口遇見空上人

嘗居吾家  
如如閣

師昔辭余去將從朝海歸  
依然擔斗笠何處滯緇

衣帶瘦形殊苦談空心屢違  
如如緣故在一坐是

耶非

丘婁二子更登天平絕頂

山勢與天平相將嶺上行  
五湖看日浴雙足覺雲  
生意以窮高得身緣絕勝  
輕華巔堪一哭終博好  
奇名

故遊王明佐枉顧閭門舟中  
以布十端為贈

三載不相見癯然空一身  
徒言青眼在終媿白頭  
新吾老君尤老家貧歲益  
貧解衣微有贈臨別倍

傷神

三津還經鹿城諸小舅見集與倩兒賭酒不勝爛

姑醉別去詩以嘲之

翩翩東道主吾厭數經過館為候潮設杯因奪采

多嬌歌能奏雅纖指最降魔爛醉難為別江空月

色何

還家志喜作

來回祇一旬自笑薄遊人作客塵初洗還家婦更

親摘花開舊酒留月款餘春成趣只如此逍遙了

幻身

哭見空上人二首

師今何所往埋骨向天池前日猶相見浮生能幾

時一身屢苦行萬里歷艱危迢遞峨眉月歸魂定

有之

其二

釋迦逾四十佛豈愛長年是理應無疑如師但可

憐聽經果有得住世亦何緣儻性隨形滅空將四

大捐

大醉哭嚴伯阜文學二首

婁城盛池館豈是北邙山去日應無幾嗟君竟不  
還周旋賢主意淒斷老親顏窮到無生路方知涉  
世艱

其二

白面一書生蒼蒼亦忌盈文章寧世棄災沴復天  
行飄泊留長鋏淒涼見短檠稻粱何用所端為飽  
公卿

送張司訓傅趙藩二首

銅雀臺邊老一羶為儒莫說少時年今王最喜  
賓客博物誰如張茂先

其二

北人北宦土相宜莫以遷官作量移日飽俸錢無  
一事從容前殿曳裾時

喜蓮池成有懷子柔在婁城却寄

性本愛蓮花種之已有年連年被水汨鹵莽亦徒

然今歲得場師自云保萬全淘沙出淨土芟藻留

清泉一事一法治蔗蓑如力田根澄柯自茂人至

不由天于時屈小滿貼水浮青錢須臾擎枝起舒  
葉何翩翩朱明一麗之千葩週四邊露滋光已爛  
風來香可憐靚粧對明鏡裊裊復娟娟新詞發皓  
齒相携歌採蓮採之欲有贈美人慙如捐所思詎  
云遠徙倚明窓前遲之不可見西望空雲烟心將  
織縞素酒企碧筒鮮定有思歸引胡能待月圓

自五月至六月不雨秧已失蒔秋事無望熊  
令君露禱虔甚所謂良工獨苦作憂旱篇

貽之

皇有園和  
詩集卷之五  
古  
音去

一歲一經暑今年暑尤盛徒聞布穀鳴雨師不爲  
政於時屬夏耘播種寂未竟秧槁田不耕沴至人  
復病四野哀皇天無乃乖號令少加一漑恩可以  
活萬姓真宰亦何言旱魃尸其柄就日炙炎歊憑  
空莽驕橫坐見赤砂飛兼以南風競屯膏不得施  
束手徒爲悵悽惻宰官心爲民屢祈命川原盡龜  
圻壇壝辜龍禱晝夜力已疲符法茫無証蒼穹不  
可呼大侵難于更休咎故無端堯湯原自聖吾本  
樗散人有冠不自正事外豈所營林中第依詠爲

復悲人窮蒿目百憂并無處沃清冷一除煩惱性  
爲國願年豐獨坐雲松淨無事自坐香  
賦豈久旱書事用紀民謠  
吾嘉地斥鹵田居十之四引漑資海潮分流入溝  
遂疏鑿久不施旱澇兩無備舉目盡蒿萊求生轉  
顛躓本意惜維桑爲書于有位  
帝爲憂江南  
詔下脩水利一旦簡在庭九重勅專使淮陽曾奏  
功唐堯匪姑試帑金恣出入璽書隨厝置事大須  
僉謀時來合乘勢會當別土宜未可輕民視導江  
以殺湖真川古所記于今或不然請以已疾譬急  
則治其標起死亦云易慢醫沿古方恐緩不及事  
治河與治田先後宜有次併力向吳淞四郊且姑  
置畝澮苟不通江深祇爲累水性原就下歸虛益  
無忌涓滴不相假春耕滋退遂支股旣以枯腹心  
胡能庇置舟以運土填坑頗無爲築壩濬重淵屢  
崩徒自喟膏血隨波靡骸骸橫野棄漫將行水功  
翻與揠苗類人事已如此天災那不至無奈使君  
何爭如旱魃熾徂暑雨未行秧苗苦難蔕恐虛卒

歲圖竟灑迸空淚毒痛縱由天煩冤忍疵吏懷襄  
 固其咨雲漢能無懟帝聽詎有涯臣衷本靡二  
 祗疑成算差誤被褊心刺輶軒倘一經目擊知惟  
 悴他日績用成農功或可覲有命不相待安覩田  
 野治人怨豈在明訛言亦孔惴  
 崑山庄家突生蓮花乍起乍滅書之紀異  
 野屋非初地能開玉井花乍看疑有種旋滅竟無  
 他幻出如來境香聞大士家此祥何所為吾欲問  
 張華

贈嘉禾王大參 名俸時請 告在家

聖世難招隱對君消宦心官非三已去客有四愁  
 侵散髮輕薇省還家臥竹林所居蓬島近烟雨一

樓深 烟雨樓在嘉禾城外

貧相讓倩撞人却寄子柔同誚二首

邂逅從容合自然酒中那得有嗔拳雖云驟雨無  
 終日也被浮雲一蔽天

其二十四日與嘉禾王參政同誚二首

曾向朱顏識爪痕君憐君寵最迷魂從來生性知

難戒虛負青絲繫指根

六月十四日與張甥輩飲有二歌兒侍酒題

二絕句

不雨無秋可奈何廣庭偏愛月明多休因老至憂

貧餓且聽吳兒子夜歌

對酒其二

老來常憶少時年不飲懽仍到酒邊一任郎君盡

醕酏白頭終夜對嬋娟

十六夜集伯隅園

天上月如規林中酒滿卮狂來爭采勝醉後辯雄

雌衆人見酒不見月清光偏戀如銀髮雙鬢齊擁

獨含情皓齒朱唇嬌不發

無題作二首

大峪英靈莽未開老臣持議被讒回明君自識

真龍在執政翻成市虎猜以後論功難讓賞從前

始事骨相推幽巖雨露原難遍望闕虛稱不萬壽

杯

其二

高

詩

元

初年四海頌昇平 宵旰應須仗宰衡 芒刺已除  
消敬忌宴安那得長 聰明文華漸輟橫 經席左掖  
希聞起鼓聲 溝壑有人憂治世 更歌雲漢不勝情

時大旱 殺稼

大谷悼往詩序

唐叔達自白下傳山東邢子愿先生有弔

宋登春山人詩兼叙山人之死甚恠自

云得之新安余叟往歲余叟嘗至吾家

問宋山人安在因與語山人之所為併

其所以去故子愿得聞鞭奴餞行事頗

實至謂去吾家四十里跳白波逝矣此

中耳目至近何無一人言之也豈子愿

雅知山人有蹈海志而余叟故湊泊其

事以娛子愿之耳耶蓋是時山人病脾

劇矣其泄穢狼籍已不可向邇而狂態

滋益少觸即發由是諸蒼頭俱走避之

獨壽奴與之稍狎同其寢處然一日之

間所被笞罵撞擊幾無停晷乃意殊未

厭則風主人鞭之而不見血則又自裸而鞭之直須其氣平而後已而時時或有所痛苦則愔然大叫曰主人殺我何不置一舟送我東海上令我速死耶主人方憂不知所出第偵其口語尚津津屑問人家有無非復山人故態以是度其未肯即死也會其甥趙慷自新河來視山人山人嘗言歸新河後所得貴人金已盡付趙慷余疑趙慷必能辦其死

其二 因以山人託趙慷還于新河余既飲之

酒而津遣之復贈之詩曰蹈海難成魯仲連西歸仍是再生天扁舟載酒送君

去揮手吳關了宿緣山人覽詩搖首曰不好不好吾自去矣遂不立右顧去而

登舟去之日計今已三年而絕無北來音耗乃余叟之言又屬傳疑則山人之死生未可知也即死決不在吾家四十里之內如其果然其中必有所恨則吾

負山人多矣倘覓往時舟子訪得其真  
當嗣子愿別綴哀辭茲叙平生以當遙  
醉詩凡十章第稱悼往云時萬曆己丑

夏六月四日信今已三平而無此來

其一不似不似吾自去矣終不似不似去而

吾守江陵郡山人荷笠過青萍諧世少白眼看人

多于粲登樓賦荆卿倚筑歌所居堪避地池上養

天鷲荆州城南有天鷲池

其二因心山人結歡歡歡千條四余猶猶

吾去作纍臣山人爾較親孤舟醒別酒岐路各

巾渺渺洞庭水依依黃鵠津鄒陽書未上江漢正

風塵時予罹景藩之難赴建江夏山人送至岳陽而反

其三

吾久淹江夏山人數起居三秋行過矣何日定歸

與風急夜濤際雲迷郢樹初天涯饒故舊誰復寄

雙魚其五

風其四

吾罷歸東海山人托鉢遊百壺那惜酒五月尚

裘日暮敲漁榜春殘過虎丘吳州逢趙客千古一  
風流其四

其五

吾起巡襄日山人上武當隨緣惟乞食到處自擔

囊邂逅三天路

予遇之泰和頂

周旋一月糧千峰揮手處

雲水共茫茫

其六

吾晚臨鄖鎮山人棲嶧山隨僧聊祝髮繙貝不開  
關已喜枌榆近胡爲杉栢間西歸瞻紫氣迎得異

人還

山人始歸新河

其七

吾入爲司寇山人來上都廢詩才總退談劔興全

孤爲有綈袍戀還將金錯俱女兒休係念末路怕

糊塗

其八

吾謝秩宗事山人復海涯病知心性別老與世情

垂買棹甥同載還山骨易埋交期從此盡那得易

爲懷

其九

吾讀齋東語山人事慘聞鯨鯢空自餌鸞鶴若爲  
羣書信疑黃耳鄉關限白雲死生無處問難擬弔  
冤文

其十

吾料山人死山人不可知長城留五字俠骨傲三  
尸已道招魂是虛將廣論疑幻身終滅度望酌一  
題詩

送張比部之京

祈江秋色近芙蓉使者乘槎碧漢通明允正逢  
舜日循良曾識御屏風垂簾香署刑幾措拄笏西  
山賦自工還向白雲樓逞望紅塵飛滿上林東

郊西餞別張比部還集滙龍潭作

送客江頭意未闌歸來載酒趁風湍三杯滌暑披  
襟爽一鏡浮空倚棹寒烟火已銷城郭晚蒹葭相  
望水雲寬漢陂秋色知無限杜老還應續此歡

沈六丈携酒過賞荷花集仁卿子柔實父廷

和伯隅暨曦稷二子作

有情侍酒

白水紅蕖秋可憐美人相對倍嬋娟聞香乍過牆  
頭酒離垢同叅醉後禪徂暑尚逢河朔會廣庭偏  
愛晚涼天老夫不飲空箕踞高興應須讓少年

王大司寇枉顧留酌山園集諸文學有贈

八座逢君大拜初六年吾已賦閒居秋來漫掃求  
羊徑門外新迎駟馬車雅望久知高北斗窮鄉爭  
看老尚書紫雲酌酒頻頻勸白髮酡顏意自如

司寇公以詩來謝頗憶舊事用韻却寄

射湖深夜鬪狂颼曾是危檣狎浪時爲憶風期適  
宿昔從來雲路共差池行逢六代豪華地笑指五  
陵遊俠兒出入三朝難到老滄桑眼底坐談基

陪王大司寇集伯隅園是日公有酒肉之禁

高臺面面夾芙蓉坐對雲屏紫翠重聽徹笙歌隨  
幻諦除來葷酒續禪宗波涵碧沼澄秋色花隱朱  
欄帶醉容竟日清言羣飲足少年那不歎猶龍

奉和司寇公集伯隅園之作用韻

纔過吾廬興未慳又從甥館挹朱顏墨花飄灑臨  
秋渚香霧氤氳傍曉山龍馬宜承靈壽賜河魚乍

掩酒人關白雲黃鶴原無住落日翛然趣駕還  
 過大宗伯徐文留飲山池出明童佐酒  
 本味同家公禁於國之於氏贈王世貞

輕裕小舫受涼颺正及東山行樂時楊柳腰新  
 宮傳宅芙蓉客滿衛軍池朱顏不待餐雲母白  
 芋親調付雪兒懽劇翻追少年事射陽帆底對  
 彈碁

七月十二日稷兒舉子稷為伯氏後因以志  
 喜

自余解組歸居諸遞榮悴門巷冷于冰安觀吉祥  
 事生當望七年孫枝尚無二茲秋迺寧馨仲兒復  
 延嗣初疑媿身時阿母頗劬家人周護之因喜  
 仍為惇生化掄由天逡巡始墜地誰送徐卿兒佛  
 氏抱之至良父不聞啼在昔比于棄牛庚而犬辰  
 悉與其爺類頃夢登太和高明展神位適協流虹  
 期嘉名錫武字謂當積慶遺涼德能無媿敢希楊  
 氏環妾覲于公駟伯也更陶然婆婆娑作兒戲詎為  
 添丁歡百年見主器若得繩繩來眷焉卜久視

中秋日送王大司寇之任留都  
古婁江上望旂旌祖帳金陵復此行明月兼秋堪  
卜夜商歌進酒倍含情先朝曾爲持三尺才子  
于今賦兩京霖雨正需黃閣老可能長住鳳凰城  
新涼轉洞房銀燭夜輝煌聊借溫居酒相將入醉  
鄉老猶思窈窕時或夢羲皇佳氣葱葱發還堪卜  
弄璋

王明佐持余釋褐時書見示恍如隔世矣因  
十齋 悲其窮戲題二絕句

長安書寄到吳州荏苒流光四十秋贏得少年頭  
白盡月明今夜在高樓

其二  
山中藜桂颯高秋二老相逢話舊游君去採薇吾  
後載肯將貧餓博封侯

海曙樓獨坐偶有所感遂題二絕句以寓雅

其謹

眼前誰是趙平原賓客紛紛盡在門滿口逢人誇

富貴楊雄寂寞竟何言

其二

人情驚遠近須猜蓮宇龍堂一樣開座有真僧誰  
識得望空白馬自西來

山中壽胡竹山中翰七十初度

憶在真先朝侍世皇清宵載筆近文昌宮壇尚  
識金泥字簪珮猶含玉宸香春日一尊傾北海  
歲星千古屬東方人間試檢軒轅曆甲子前頭已  
十霜

送徐君表赴貢試

商秋華月照烟蘿為起明經別在阿白下青山看  
不足賓筵會聽鹿鳴歌

中秋夜偕丘潘二文學泊舟西郊候月兼遲

曼兒已竟如願爽然賦此

初疑雲色黯然來已道蟾宮鎖不開一水浮烟驚

乍歛千家明月淨無埃城中酒罷銀箏歇夜半潮

平玉漏催何必巫山夢神女素風江上勝陽臺

舟過太倉蒙兵憲公暨州大夫再三遣候余

匿不敢通安在野之分也書二絕句

久住山中結靜因偶從津路送行人無端關吏勞

相訊世上難空是色身

其二

不是難空為色身東西南北舊時人古來隱者無

名姓孔子當年錯問津

曼兒病痞題二絕句見慰

嬌容那肯混紅塵強作當筵侍酒人燈下看來寒

戰發半因羞澁半由嗔

其二

嗔緣何事復含羞只恐朱顏不到頭瘡鬼浪司寒

熱柄令卿八月御重裘

代倩讓子柔爽約二首

朝朝暮暮急行舟為趁情人彼岸頭及至到時無

所見白蘋江上水空流

其二

洲前輕舫隔蘆花失路非關算計差莫是人情厭

衰歇那教咫尺不天涯

皇不厚和  
言為卷之三  
二百七  
丘五丈自舟夜不告余而去云有雙鳳看孫  
之行書此以傷其勞苦  
深宵脫却被頭溫  
繭足潛行計履痕  
老去愛根終未斷  
臨昏難覓主人門

持小餽送潘仁卿還家  
有客還家款華門  
携歸梨栗飫兒孫  
從教老婦添歡喜  
不待中宵枕席溫

壽王詹錄七十效長慶體

強健聰明氣爽然  
誰言此日老當傳  
方開菊徑酣

陶令未許楊枝別  
樂天爭羨謝家森  
玉樹曾參官幕近  
台纏人間五福今  
逾四何必蓬萊更有仙

雜詩四首

早時悔着七星衣  
一上歌臺又覺非  
月落城頭烏未定  
芸房灑掃是皈依

其二

額髮鬢鬢十五時  
黃鶯嬌向上林枝  
王嬙為被毛生誤  
只得低眉媚畫師

其三

黃昏待月忽驚鴉步影尋形始見他恰似江州逢  
老妓呼來面上掩琵琶

其四  
依然獻笑只存牙減盡容光怨歲華贏得沈郎腰  
日大可憐無復舊生涯

九月朔日俞子如比部見過話舊  
瑟瑟風林舊榻懸故人不見已三年相看顏色增  
憔悴江上重逢漁父憐

崑山王金二舅過訪留酌

秋風吹冷薜蘿裳深夜相過舊草堂且向山中留  
信宿黃花消息近重陽

移舟北關外與子柔伯隅看芙蓉花歸偶有

所思賦此

夕陽載酒遍郊遊爲愛秋花在渡頭滿眼看花倍  
惆悵美人遙隔木蘭舟  
九日集滙龍潭漫興東子柔輩

無雨重陽秋更清沿溪聊作泛舟行天邊鴻雁催  
時序江上芙蓉淡客情對酒不聞歌管沸臨風如

見舞衣輕子山新賦悲蕭瑟落日孤烟向北城  
無雨祁江秋泛王大司寇元美寄書見懷偶談時

事併惠詩扇用韻奉答

散髮行吟江上舟書來忽動杞人愁山東父老方  
扶杖極北河山自委裘西署香消雞舌後東林興  
在虎溪頭金陵佳麗堪追憶時復開緘當臥游

倩兒病起書謝陸醫

九日歌兒病在床勞君一七萬金良起來何物堪

相謝重唱當年香柳娘

君妾曾歌此曲

贈鄭司農其父大司馬屢立邊功

從來主計豈聞曹使者能無鞅掌勞祇以臣心凜  
冰雪肯於民剖析秋毫鈴韜世世驅胡虜翰墨篇  
篇繼楚騷漢殿履聲聽未已名郎何媿鳳池毛

冬夜宴鄭司農

掩徑奇寒斷履痕客來呼酒正黃昏燒燈永夜沉  
更漏壘鼓風高儼塞垣茵藪共瞻星使貴絃槽環  
擁雪兒溫扑候亦是君家事定遠新歸白玉門

除夕家宴示曦稷

自外除夕家宴示曦稷

自我還家歲七除山中無事即華胥  
 榮枯夢醒黃梁後文武功慚綠野餘  
 色借燈花看乍喜聲迴爆竹過應虛  
 課兒亦是青雲障時至何須萬卷書  
 蘇軾焚香歎如真贊頌未已各收河鼓  
 鳳幽玉冰雪宵外列內州林亭今誰世  
 廿頭防氣餘墨氣却來主情豈問神  
 對茶須無嫌苦若歸必到心歸有園  
 稿卷之五終大同國風立卷中

歸有園稿卷之六

詩編 庚寅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祝 聖後試筆

海曙樓開紫氣饒籠紗銀燭未全消  
 風來最喜從嵎谷春至難逢在歲朝  
 袍色幸沾新雨澤履聲終遠舊雲霄  
 占年欲共農家樂擊壤閒身頌帝堯

桃花書屋歌

有序

楊太宰二山先生余好也不奉德音久矣

皇不臣和  
言  
茲吾郡王別駕爲索桃花書屋詩效柏  
梁體作歌贈之以當聞問凡三十九韻

吾聞瑤池桃熟經千年西王之母摘之啖羣仙何  
人移載五沃偏夫乃十洲三島相勾連衡精繡錯  
嶺道懸蒸霞炫日爭鮮妍萬壑流丹濺綺筵瓊漿  
坐吸壽億千主人結茅纔數椽舉頭爛熳生雲烟  
季倫金谷不論錢贖皇英爽帶平泉何如見在武  
陵川分明點綴華峰蓮有時閉閣草太玄有時把  
酒問青天逍遙齊物森飄翩東山歸臥歲幾遷不

道  
皇家有  
詔宣安車重締金門緣緋玉駢輝

香案前百官兼總上台躔門牆廣植羅才賢只今  
尊  
帝壽能先上苑春深桃欲燃丹青照眼紛娟  
娟東極真人何處邊大觀不受柴柵牽此中原自  
握靈詮公是人間老倥佗飛身長在閭風顛不知  
鸚伏與鵬騫由來大道破糾纏適去適來俱自然  
揮手何難相印蠲待得功成被八埏桃林無恙舊  
廬旋浴溪倘遇捕魚船吾今先寄臥遊篇

正月十八日倩兒生辰題二絕句

歷盡烟花歲任增紅顏猶勝上元燈今生因果如  
何結請問南街有髮僧

其二

今年卿始過勝冠更喜新春展舊歡水長船高吾  
自遣花前儘耐老人看

郭趙州哀輓

海畔音塵太寂寥忽聞五馬上青霄春風最憶王  
孫草客淚空懸夏口潮雙壁已呈江漢美連枝同  
發聖明朝不將暖眼勝蟬蛻揮入人間萬慮消

贈馬大將軍

大將高牙駐海湍先聲曾爲斬樓蘭春帆日射波  
濤靜幕府風高劔戟寒客至雅歌寬禮數酒酣清  
嘯倚闌干今皇好武思頗牧聞向龍城早築壇

壽內五十

犀鞶麟錦沐恩奇百歲平分介壽時早配尚書懸  
北斗爭看王母下瑤池蓬萊地近祥雲繞歌舞春  
深瑞日遲八座歸來同到老齊眉雙舉萬年卮

送徐君表應貢北上

舟發祁江上春風散柳絲公孫初對策主父欲乘  
時天器成須晚高才衆所推看君饒意氣詎是一  
經師

獻花致語為歌兒祝內

金塘綺井醉春風深淺蒸霞滿樹紅待得千年看  
結子瑤池王母笑相逢

桃花

富貴花開富貴家滿城丹靛鬪奇葩姚黃魏紫知  
無數如在瑤臺望翠華

牡丹花

傍砌當階世罕逢紅燈閃爍綠盤龍朱樓結綺彤  
雲遶知在仙宮第幾重

芍藥花

含香帶粉玉樓傍已得先春看艷陽玉潔水清和  
鼎鼎端嚴不數漢家粧

梅花

隨他天地競奢華練帨冰消映彩霞玉樹望來和  
露氣分明指點玉皇家

李花

千枝繚繞帶輕紅桃李中間更一叢晚翠春酣鋪  
碎錦千橋庄上酒初濃

杏花

飛盡紅英艷有餘凌風炫日燕差池他時結得勻  
圓果若比蟠桃色更奇

櫻桃花

垂絲宛轉對華堂別是天然一種芳  
共道玉皇紅  
世界翩然青帝紫羅裳  
海棠花

早於桃李晚於梅冰雪肌膚姑射來  
碧玉黃金俱  
物外長生洞府引霞盃  
水仙花

爛紅如火亂交加掩映春醪琥珀斜  
應羨朱顏渾  
不老掌中長似握丹砂  
山茶花

送顧太史起告還朝

吳江新水碧於油簫鼓樓船在上頭  
去路已深芳  
草色逢春還憶少年遊風清玉珮趨金馬  
日麗彤

闈奉紫旒聞道講筵虛席久懸知  
入告有嘉猷

朱濟之邀余看海棠丘張潘三君暨曦兒同

集有歌者倩侍酒作四絕句

已日三春逼艷陽隔溪花發自流光明霞掩袂晴  
兼雨來看佳人傍晚粧

主人其二各韻題大白也來不傳引更出焉

杜老林人亦姓朱不知其舍有花無高樓爛熳清  
酣後世界於今似錦鋪

其三韻春却與交軒共闌香放豈不嫩翻

花卿亦是惜春時漫與花神共鬪奇妖艷不教勝  
雅淡色香深處斂雙眉

主人強飲客猶醒大白呼來不暫停更出談鋒堪  
濟勝海棠花下說 朝廷

倩兒偶有所苦戲題一絕

桃花洞口結盤螭正是春光謝客時漢殿祁恩方  
未已夜來莫遣武皇知

聞本王大司寇予告歸訪之弇山園人告本嘉

未老胡爲早乞身腰犀偏照髮如銀文章海內誰  
相敵樽酒年來轉自親住隔婁江三十里名忝卯  
榜四餘旬午橋何似弇山勝白傅長過莫厭頻

端陽日方山人見過留酌草堂

昔在江湘今在吳故人猶識故時吾相逢况是天  
中節潦草銜杯共泛蒲

江上偶題嘲倩

仙郎盡道月中回月已虧盈尚未來水白茫茫天  
更闊江邊那有望夫臺

送周撫臺赴任南少司徒

甘雨初迎大有年，感公覆露得廻天。  
農卿已入星輶使，澤國猶聞雲漢篇。  
隨路謳歌送行李，滿城冠蓋擁離筵。  
袞衣一去還堪憶，只在神京日月邊。

送李兵憲開府三吳

野夫久矣臥江鄉，亦載壺漿出練塘。  
曾識龍門占氣象，重看豸斧倍輝光。  
民如望歲留旌旆，帝為扶風簡俊良。  
超拜故應須久任，三吳今日有文襄。

文襄自僉都撫吳歷尚書一十九年亦江西人

贈周塾師

長身玉立氣昂藏，都授高名獨擅場。  
貯腹經書堪作笥，及門游夏盡升堂。  
姚江物色猶前輩，練水人家似故鄉。  
自昔大才成較晚，平津原是老賢良。  
天祚送丘五老之金陵，請經外對蘇許師。  
前請馬真祁水日悠悠，君行何所求。  
兩僧隨荷擔，七月任披裘。杯向青蓮度，  
經從白馬收。西天那在遠，指點石城秋。

昔年壽秦少說七十日人醉何土公豈堪高早

昔年曾是乘驄客今日人稱河上公謾擬蓬蒿卑  
適鷄須知霄漢有冥鴻清涼夜色中秋月宛轉潮  
音萬里風坐閱滄桑經幾變劃然一嘯世緣空  
林水壽袁履善七十初來兩醉對荷葉子月對  
賜第虛將姓氏傳三山五岳但隨緣精神龍馬真  
無比世界遽廬若自然不問人間誰趙孟倘逢天  
外有彭佺算來萬事都飄擲初度行過七十年人  
身良燒酒行示兒輩外高公醉對荷葉子月對書  
從來易醉是卯酒一醉昏昏直到酉何況燒刀可  
殺人誰能歡飲必盈缶一日光陰能幾時醉中  
事俱無有几上攤書無暇讀翻似楊枝棘吾肘今  
日已過明日來課業都忘三六九爲問今月何時  
令明年此際還乘興攬衣滾滾入科場但將空腹  
圖僥倖主司不策醉鄉侯何勞麩蘖頻爭勝莫向  
江頭復怨天勤苦無成方是命



政與野老天... 詩編卷之六... 終... 歸有園稿卷之六... 終... 歸有園稿卷之六... 終...

歸有園稿卷之七

詩編 辛卯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六 歸有園稿卷之七

元日試筆 蘇頌題金瓶一書集韻本

元晨最喜鬱重陰 嶠谷風來喜更深 穡事已占農

父意椒花空繫老 臣心安儲何用招商 皓築野能

無夢傳霖經略應 須酬 聖主莫將金幣餌南侵

附除夕書懷效長慶體

今夕樽前看眼前 貴人誰到古稀年 生兒亦解親

詞翰款客猶能備管絃羅網蚤辭緣肺附支離終  
悟得身全百年轉較渾常事對酒長歌獨漉篇

無夢三日枯坐齋中有懷子柔作

繡佛燈前想髮禪蒲團相望隔爐烟花泥故沒陶  
生逕蠟夜何辜謝傅緣黃鳥知音翻噤噤銀塘過  
雨淨涓涓千門競貼鏤金勝一老垂簾續太玄

大司寇王公輓章二首

少日同朝老息肩人言好事故難全應慙櫟社隨  
年長不道庚星掩月圓四世科名纔八座一辭榮  
祿卽重泉從今莫問西州路春到弇山倍黯然

其二

身騎箕尾竟何之恐是靈山赴會時漫以文章勞  
宇宙翻因糟粕悟希夷從今住世心無礙自信生  
天路不疑此後思君休下淚但隨僧蠟誦阿彌

人日集張二文館喜雪

窄逕衝泥路沿溪渡古橋相逢多後輩取醉說前  
朝風俗立人日星河爛雪霄殷勤舊鄰父莫問夜  
迢迢

朱濟之以扇索詩偶贈一律

我愛山人朱濟之口中月旦手中詩  
潮田自飽香杭飯藥裏兼收敗鼓皮  
花下有人時索酒松間無月不聞碁  
浮名何似逍遙樂悔却從前歎數奇

天燈夕詩有序

是歲辛卯元夕燈火之盛前無與比而余  
良適其夕初度七十自十三至十八夜  
諸少俊以酒爲壽蓋無一夜不在醉鄉  
也得絕句九首以自娛其老且識惜陰  
之意云

十二夜集沈伯咸館衆有所遲已果如願題

二絕

華月當空錦席開清光不共玉人來  
無端城北衝泥路十里香風一騎回

其二

滿堂歡飲共陶然迎得如花美少年  
底事含情無一語廣寒深處望嬋娟

十四夜集寶綸堂曦兒置酒爲余稱觴

吾年七十古來稀紅燭當筵看舞衣  
更是伯兄添

六歲何慙花萼正相輝

十五夜集北里稷兒館中

佳兒置酒開元宵舞罷停歌較寂寥解得承歡有  
深意不令黃髮近多嬌

十六夜宴侯大參與諸少俊同集

春筵爛熳晝遊歸醉沫淋漓濕繡衣輸却少年寬  
金杯到手疾於揮

十七夜邢進士先酌余于匯龍潭繼赴縣公  
使院之席各贈一絕

燈筵不道是初筵肯酒佳殺春水船復遣歌兒扶  
几杖纏頭那惜千銅錢

其二

龍潭罷飲復烏臺稠疊難禁濁酒杯更是夜寒歌  
不發清言相對漏頻催

十八夜值倩兒生辰邀諸少俊集逸老樓中

因識隱語用攄壯懷作二首

逢卿燈後慶懸弧妻爲當壚自執壺勸得諸公都  
爛醉春衣典盡酒頻呼

其二

疑是生前有宿緣琵琶聲斷憶當年歌樓未了人間債重領春風到酒邊

寄懷大宗伯沈公

公名鯉歸德人原籍崑山

公向商丘望武丘封書長寄海西頭他時建禮同宵直前度浮言共水流名在玉堂真學士生當崧岳古中州應知帷幄人惟舊良弼無勞夢裏求

勸善偈四首

虛空無一物着物始有我識得本來無就是好瓊

果

其二

時來心噴火時去湯澆雪有來便有去莫作世間業

其三

凡人俱有欲盡向世間討縱然討得來歡喜是煩惱

其四

只因世界昏魑魅咨饕逞有時見天日避去無踪

影

送唐叔達游都下

君居東海上閉門澹無營一朝理蒯緱逝將適燕  
京曲士矜咫尺步達人慕長征山河爛錦鋪况乃春  
日晴行行涉齊魯遠見帝王城天子方垂衣  
左右羅公卿朱門盛賓客冠蓋森縱橫棹頭相僻  
倪揮手謝逢迎長安多酒家胡姬鬻唱聲昔時慷  
慨地倘逢擊筑生百壺那自惜肝膽爲誰傾携之  
臨高臺盧龍望妖精刀斗一何急埃火一何明請

纓顧已晚上書耻無成且歌出塞曲不問還家程  
丈夫自有志妻子安足縈寧爲其所笑毋爲其所

輕

贈孔炎宗侯父子膺薦

蚤知薦剡出黃門橋梓聲名動至尊自是高  
皇能種德南陽龍氣兆文孫

慰孔炎失孫

看君弱冠又生孫龍種人間不易存解識浮生俱  
幻泡春來芳草莫傷魂

寄孔炎早莫對

廢後莫書空猶然夢死中西園誰永夜南國自春  
風補袞予無用裁詩爾更雄年來成底事禪悅得  
無同軒鄢南園請庶兆文終

謝人惠茶門齋

知君近自雲川還分煮新茶梅雨間為解色香消  
未盡一鎗相對掩禪關

夏日雨集李進士園作

草堂題字在曾記昔年過客喜新醅熟時迎舊雨  
多竹深藏綺席花好媚清歌已識青雲館何須咏

澗阿

為西隱僧請馬開府乞施

東天無佛亦西天為勸將軍種福田武庫久知無  
厚積禪堂姑結十金緣

重五日憶子柔在宜與赴試

相別何匆遽相思各渺茫禪心仍妙喜旅况復端  
陽芸閣蒸梅潤蒲觴帶雨香孤航何處所水闊共  
天長

天壽子柔以數字來謫倩近事書此寄慰

書至憐吾倩嬌容挾乳腥年輕雖喜關事過卽忘  
形鬼自能爲祟人今惡獨醒歌臺應漸冷窓下榻  
黃庭

層儀部長卿自四明來訪留酌歸有園慰贈

二首

倚劔聞歌行路難扁舟雨裏泊江干長安斗酒十  
年去狂客危言五夜闌誰謂小山非世外漸看微  
月出雲端相逢莫話升沉事夢醒邯鄲且自寬

其二

由拳曾識舊甘棠到處爭看白面郎一自雲霄遠  
雨露坐令人世轉滄桑虛慙物色歸徐孺誤擬門  
生拜鄭莊漢代長卿誰可二才情千古略相當

重五日集滙龍潭同長卿漢卿輩觀競渡

荆江曾駕五龍游競渡須乘萬里流乍可銀塘容  
舴艋猶爭采勝恣沉浮尊前亦有懷沙客海上初  
迎訪戴舟爲愛紫雲能佐酒明珠那惜作纏頭

竺林院與長卿漢卿諸君小集

一燈懸照夕陽城乍見紅樓放晚晴酒德未應妨  
妙果潮音原自向空明雙松故識前朝色萬竹遙  
分上界聲此際與君談出世西天今已近東瀛  
子柔試畢歸太倉代倩致訊  
陽羨聞回檝逡巡且未還謝家多玉樹李白在匡  
山積雨魚龍奮深林虎豹回相思何所寄歌枕聽  
潺湲

其二

問我今何事居然學寓公投讒須有北避咎合居

東雲雨真成夢聲香總解空惟餘知己戀猶在萬  
緣中

楊大司馬枉駕歸有園留酌有贈

樞府辭榮下鎬京閒雲飛鳥一身輕他時簪笏陪  
朝請滿逕蓬蒿問友生肺腑何須嫌內舉風塵今  
已厭浮名誰躋八座年踰七頭白青山有舊盟

崑山顧進士懋宏見過留酌陽春堂因盛稱

予文予甚媿焉書二律答贈

風緩雨初霽池塘生夏涼清宵促雞黍往事談荆

長康 曩作客詩名早還家姓字香休嫌頻繼燭座有顧

海內文章伯於今誰主盟吾衰憐大雅汝去續南  
征濁世翩翩意名家籍籍聲青雲生羽翼聞道著  
書成

寄殷無美職方

帷幄先秋策未然早驅飛將出祁連青雲舊署還  
吾黨黃石遺書識往年塞下胡兒休飲馬江南才

子會籌邊更驚短李詩篇富文武功臣在眼前

董主客自吳興來訪

當年題柱挹風流今日相逢大海頭茗水東來移  
畫舫祁江小築近丹丘淵源久識天人對慷慨能  
爲燕趙游獨怪玄經非世用楊雄寂寞竟何求

送子柔赴試金陵

積雨江梅潤暑氣日以清片帆颺秋風送子遊上  
京時人羨利達疇不願速成而子富才術雅志薄  
世榮爲事希有功志氣本合并眷彼棄繻意顧茲

倚閭情搏扶不在遠一擊九萬程矧當強盛年努力乘休明吾衰倦衡茅側耳鳴鹿聲壯猷欣所託能無仗後生

代倩送李中翰還朝

關河秋水白於銀使者還朝彩鷁新君去天邊供染翰吾留江上伴垂綸一杯酒盡催行李三疊歌殘別故人相送拾遺無限意古來惟有一汪倫

秋夜飲顧宮贊園亭

銀魚整解遠朝班歸臥吳東第一山地湧玉巖青鬣隼天連秋水碧潺湲月明杯酒千林靜露冷城砧五夜閒沾醉不須論興盡江門潮落擢歌還

壽張翁八十

舊日羅溪隱人看白面郎移居深歲月閱世幾滄桑老未忘兒戲詩能挾酒狂齒強猶健飯翻笑漢張倉

送馮敏卿再任川中督學

蜀道何如貴竹難簡書重領趣雕鞍軒帷故便羊腸谷經術能淹豸角冠劔閣風高秋萬里裁眉月

轉夜千盤聞君蚤識揚雄字待問諸生擁講壇  
中秋夜憶曦稷二子方在棘闌對客遣興  
兒今作客兩長安明遠樓頭月共看南北影涵雙  
壁外垣簷聲動五雲端寒生機杼逢秋半書寄關  
河歎路難垂白倚門空悵望賓筵狼籍不成歡  
稷兒自白下試竣還家喜而有述兼憶曦兒  
金陵風色大江來錦浪浮天一擢回彩筆凌雲雄  
獻賦斑衣繞榻慰銜杯香飄叢桂爭秋發紅綻芙  
藻及早開更道燕臺方市駿而兄應擅出羣才

奉寄南大宗伯王公

弘誨

趨朝同惹御爐烟南北相望又十年吾以思尊滄  
海去君方燕鎬玉堂偏回瞻建禮如天上坐見雙  
鳧近日邊舊學不須勞夢卜早聞黃閣制麻宣

寄贈江陵張中丞澤民撫閩二首

聞道熊轡度武夷七閩冠帶擁前麾巡郊所至瞻  
風采在廟從來覩羽儀  
公以奉常卿被簡捲甲秋高瀧氣  
肅攤書夜靜篆烟遲  
難難莫問軍興後  
帝命於今付保釐

其二

高牙坐整萬貔貅繡斧崢嶸尚黑頭儒將誰能輕  
卻穀帝師蚤已識留侯公故出門下朝廷正議西  
征策島道先寬南顧憂已分勳名輸後輩不妨清  
世老菟裘

慰子柔下第

為問金陵幾上書十年猶自困公車窮愁天地秋  
逾慘得路交遊日漸疎阮籍狂來空涕泗揚雄文  
似藉吹噓知君了却維摩語蓋世功名瞥眼虛

曦稷二子南北下第是秋僅獲家情之捷聊

成戲述效長慶體

小兒白下大兒燕兩處鄉書各杳然只為貪名勞  
指望翻因行路費腰纏汝曹莫作臨淵羨人世應  
知失馬緣獨有一枝牆外杏門楣落得暫光鮮  
九日南城鐘樓偕子柔諸俊時方落第歸為

此遣興

清溪畫舫白蘋洲九日來登城上樓天闊吳閭垂  
匹練潮回槎浦劃中流狂來漫作逢場戲老去何

妨逐少游莫向盧生尋所適且凭高處一消憂

九月十日侯參知邀余同立五老暨楊伯善

潘仁卿婁子柔三文學集竺林院

携得行厨近佛堂為歡不遣老僧忙因叅法藏來  
初地漸引禪燈照下方聽梵妙香時入座行盃涼  
露欲沾裳夷門慷慨猶如昨相送陶然共醉鄉

贈如隱張翁

逍遙世外更何求秋盡猶為看竹遊穿逕暫携靈

壽杖臨池猶憶岳陽樓翁舊居有小樓在水邊人稱為岳陽樓每逢

勝景題詩句常向鄰家覓酒籌問我竺林何處是

送君如過虎溪頭

送王博士北上

五年絳帳練江湄為訝平津射策遲燕市驂騑今  
得路春風桃李共乘時山中一別無知己堂下諸  
生有去思問我愁心何所寄烟波渺渺片帆移

書示閔三一絕

丹青篆刻更琴書博得人間一草廬不向名都通  
姓字至今猶歎食無魚

贈許錦衣釋榮

詔領金吾拜紫封  
曉依天仗立從容  
趨朝帶劔還  
緹騎上殿垂衣護  
袞龍巡徼風清寰宇靜  
象賢人在世恩重  
帝家子弟無紉袴  
述祖勳名上鼎鍾

送李中丞予告還虔州

當年推擇竟何如此日飄然感敝廬  
天子垂旒惟密勿言官得路恣吹噓  
雙江水闊春帆遠三月寒生夜雨初  
歸去承歡應計日可能長臥舊林居

壽玉陽戴甥七十

何物堪難老行年七十週三春  
高氣色兩界任沉浮觀世多青眼  
稀齡尚黑頭願言從此去一萬八千秋

七十自壽詩十首 有敘

余讀抑之詩而知後世之人無生而高貴者  
雖處高貴亦不過暫時之一寄寓耳矧余生而多故  
屢涉艱難卽年躋七十官至大寮而不足之時常居其十九  
今逢初度親友來賀者咸述其所已然者

為之詞而烏知其隱然者乎故與兒輩  
聊述其槩以自附于抑之義云耳匪敢  
于襲天之所庇也

古來七十始懸車吾已懸車九歲餘天地有情容  
棄物 朝廷無事稱幽居老稀朋輩須尋少貧愛  
園居總遂初自後十千場醉足誰言暫宿此遽廬

其二

萬劫經過剩一身者者又是古稀人虛名在世難  
逃避終日關門遠垢塵慙沸笙歌傾四座貪看已

女祝千春隨時止足真難老何用熊經共鳥仲

其三

諸公罄祝有餘懽未信東山老謝安身遠四愁經  
事久仕因三已識途難辟蘿有逕從他僻禮法無  
憑任我寬不是子牟忘魏闕殘生祇有日三竿

其四

香山洛社與東林染却名關損道心吾已無官居  
散地欲將何事擾幽襟樓開海曙雙輪轉堂擬陽  
春萬竹深誰是婆娑誰妙喜最關禪悅是潮音

其五  
裕後光前衆所期生男亦願早乘時雖無常氏詩  
書澤幸免陶家梨栗兒藝苑縱工人不用醉鄉可  
樂世應嗤明年裏衲尋僧去得失榮枯任爾爲  
曾憶爲郎職侍祠趨朝常在夜深時燈前起草傳  
呼急殿裏承釐刻漏遲上記不當丞相指分麾遙  
擯楚江湄三年未了兵荒債聞道強藩有奏詞

其七

遼獄初因讀詔成半從羅織半逢迎飄搖自作  
鴟鴞語反側終寒帶礪盟不信灌夫能作崇終憐  
田叔獨含情無端橫被徼天幸留得殘生說不平

其八

蘭臺承詔作神丘靖獻何人爲國謀此事詎須  
懷寵祿無端相向起戈矛功成幸喜還山久賞懋  
惟應相國優試聽長年呼萬歲絕勝拜將與封

侯

其九

江山臺榭總相歡  
 天地縱橫意未闌  
 畏壘漫勞同社祝  
 衡門何用進賢冠  
 吟筇到處俱三逕  
 齋飯隨僧共一餐  
 七十餘年成底事  
 九重何處奉心肝

其十

對酒休歌奈老何  
 英雄誰不歎消磨  
 岡陵引祝坡翁少  
 文武成功晉國多  
 手植松筠俱長大  
 身經歲月任蹉跎  
 今皇近日尤神武  
 宦海從前感息波

福建按察司經歷年家子周廷棟董刊

歸有園稿卷之七

陳聘亨

歸有園稿目錄

文編

第一卷

序

送大中丞周公赴任南少司徒序

贈撫臺周公擢南少司徒序

贈海上顏令君榮膺 勲典序

贈邑令熊侯考績榮膺 勲典序

贈松郡司理李侯考績序

贈崑山呂侯考績序

贈崇明令李侯考績序

贈邑簿高君擢趙府奉祀序

送邑丞趙君致仕還蜀序

送崑山令呂侯應召北上序

送大中丞李公予告歸虔州序

別邑博王先生序

第二卷

第序

楊襄毅公哀榮錄序

王氏族譜序

春秋經傳類事序

周胤昌集序

西征集序

馮成父詩序

五湖釣叟卷序

老子解自序

世廟識餘錄序

存介編小序

塵餘編小序

歸有園稿序

第三卷

序

奉贈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熊慈母楊太孺人壽序

贈金外姑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贈憲副袁先生七十壽序

贈別駕顧君夫婦雙壽序

徐四老七十壽序

贈秦少說先生七十壽序

贈蜀左史子完龔先生九十壽序

贈梁封君壽序

贈唐母某太恭人壽序

贈楊母某孺人壽序

第四卷

記

南還記

遼廢王事紀

第五卷

記傳碑

嘉定縣儒學新濬匯龍潭記

嘉定縣新剏鐘樓記

鷓適園記

徐氏義廩記

歸有園後記

雙蓮記

王先生母子節孝傳

陸贈公傳

金孺人傳

馮母馬太安人傳

劉母方太淑人傳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邑令朱公去思碑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慶

碑有銘

第六卷

墓志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顧公墓志銘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

朱隱君墓志銘

嚴伯阜墓志銘

第七卷

墓志

明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海南鄭先

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孫公暨

配唐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封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萬公暨配封

妻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姚國祥先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韓孺人合葬墓志銘  
妻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時處士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處士李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志銘

沈禮卿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故處士原仁徐君暨繼室潘孺人墓志

銘

明從仕郎直內閣誥勅房中書舍人潘君

墓志銘

第八卷

墓志 墓表

誥封太宜人侯母朱氏墓志銘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明封宜人顧婦丘氏墓志銘

明誥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銘

明誥封恭人沈室錢氏墓志銘

楊母張孺人墓志銘

沈叔良婦周孺人墓志銘

明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墓表

明故郭宜人王氏墓表

劉子威室顧宜人墓表

第九卷

祭文

祭大司馬思質王公告墓文

祭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文

再祭顧司馬文

祭王大司寇文

祭曹大司空文

祭劉大司空文

祭周文恪公文

祭徐涵泉同年文

祭王華松府丞文

祭唐婁江憲副文

祭孫主政同年文

祭顧龍海符卿文

祭王麟洲奉常文

祭練城沈中丞文

祭蘇封君文

祭王怡樸封君文

祭支封君文

祭朱象齋文

祭郭趙州文

祭邢北橋文

第十卷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祭外舅金翁文

祭周甥文

祭殷方齋先生文

祭龔長史文

祭朱隱君文

祭唐道述文

祭龐子儀文

祭陳抱貞文

祭孟丞文

祭盧生文

祭徐元化文

祭誥封夫人潘年嫂施氏文

祭侯恭人文

祭金孺人文

祭馬夫人文

祭李母程太宜人文

祭顧宜人文

祭沈三孀子文

祭楊安人文

第十一卷

雜著

塵諧 計二百四十四條

第十二卷

雜著

鏡戒 計二十七條

第十三卷

雜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嘉定縣申請開河狀

嘉定縣申報水災狀

保留賢能縣丞趙任狀

上戶部懇請改折漕糧狀

修瀦水以光學宮狀

戲移南荒檄

竺林院勸化家人語

有偈

第十四卷

雜著

跋祝希哲真書卷

跋沈啓南賀揚儀部致仕詩卷

跋風節遐思卷

跋牛車圖

跋陳倅卷

跋王叔楚畫卷

跋宋仲溫書絕句卷

觀音像贊書 卷

水月觀音像贊

蔣封君像贊

秦少說侍御小像贊

潘仁卿像贊

婁子柔像贊

又潘仁卿像贊

弇州公像贊有序

任隱君像贊有序

秋水生小傳

復沈氏立後議二首

撥付曦稷二子帖

募建鐘樓疏

第十五卷

書京葉 卷中丞二首

奉徐存翁閣老二首

與王鳳洲中丞五首

與王荊石宗伯二首

復王敬美督學二首

復王和石督學五首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與孫小溪中丞二首

與顧觀海大參三首

與顧學海翰檢

與袁定山憲副

與蔣魯山少參二首

與管東溟僉憲

復馬具泉大參

復王新泉奉常

復焦臨溪同年

與白仰庵少卿

復袁太冲長史二首

復郭兩峯憲副二首

第十六卷

書

與吳小江司寇二首

與郭華溪司馬二首

與陳我渡司寇二首

復鄭範溪中丞

復楊本菴中丞二首

復張周田中丞二首

復張弘軒中丞

復陸阜南岡卿

復蹇理菴學憲

復馬定宇憲副

與涂侍御

與徐大參

復嚴順菴方伯

復沈練城方伯

復侯復吾憲副二首

復張九山憲長

復馮文所學憲

與支簡亭學憲

與周紀善

復屠青浦

復方斗華太守

與唐少谷

復高尹三首

與朱尹二首

與王中丞

與陳侍御

與秦太守

第十七卷

書

與朱斗山太守四首

與俞勝峯太守五首

復楊二守

與王郡倅三首

與徐檢吾五首

與顧少司馬觀海五首

與顧翰檢學海十一首

復馮學憲六首

戲復錢無山首

第十八卷

書

與邢知吾侍御

與凌洋山司馬

與龔汝修二首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答張明初

答何侍御

與李晴原

與申玄渚書

與王繼津司馬

與袁裕春宗伯

與蘇侍御

復張司農

答唐公子

與吳上舍

答何震川宗伯

與張九山宗伯

答顧寅齋

與人辯謗

復沈廷望

與婁子柔

復郭公子

答襄王二首

與申少師九首

第十九卷

書

奉許少傅

與王荆石閣老四首

與王鳳洲司寇九首

與王敬美奉常四首

復施勵菴同卿二首

復郭美命吉士書首

與張陽和翰撰

與韓敬堂宗伯三首

復帥同父方伯三首

與申甥三首

復沈龍江宗伯二首

第二十卷

書

與楊二山家宰八首

答王少宰濬子四首

與張居來司馬四首

與潘印川司寇三首

復周紀善二首

復吳川樓大參二首

與顧懋善二首

答朱考功二首

與秦鳳樓二首

復郭兩峯憲副三首

復張傅野光祿三首

答殷無美

復馮咸父二首

答俞子如

第二十一卷

書

與劉羅陽僉憲二首

答張幼于

答劉崑山三首

與顧姨丈書

答顧懋善甌寧尹三首

與顧二懷

與王光祿二首

與傅體元

答王舜華二首

與朱虞封大尹七首

與沈練城二首

復龔水部二首

與殷無美六首

與高生應奇

復姚掌教二首

與邑博

答李養愚都憲二首

答朱虞封四首

第二十二卷

書

與龔汝修

復婁子柔

與龐梧岡二首

與陳檢校

與趙定宇宗伯

答吳小江二首

與趙麟陽

與郭美命

答帥方伯

復柴同安二首

與徐仰齋太常二首

與沈伯咸

奉兩臺論折兌

與王少宰

與許鑑湖

與陸五臺

未詳二首

答蘄水王二首

與王槐里比部

與施勵菴二首

與襄府周紀善

與江兵憲二首

答熊尹三首

與張氏二子

與王鳳洲二首

答何震川學士

復秦鳳樓三首

答蘇侍御

與侯復吾

與沈叔裕

與張傳野

先大父宗伯公自癸未解南宮之組遜迹

田間粵癸巳隕東海之星乘箕天上後先  
十年上下千載拈來是韻非徒句擲字比  
之工聲出成文大都憂國恤民之語間以  
游戲三昧發爲寄寓微言要亦白傳緘意  
於琵琶庶幾屈平託思於蘭茝若夫憫歲  
漕之無緒籲折之書狀千言總爲嘉民種  
德慨邑序之寡文剗改之關泓數處尤爲  
練土興賢事備茲編言非溢美顧海隅集  
鐫於鄖鎮俸入足堪剗刷之資春明稿梓  
在國門 賜予可供梨棗之費自還初服  
門可張羅歆圖永傳業無餘鏹屬大司馬  
傳野張公出鎮全閩毋忘召伯之棠遠慰  
窮陬首問子雲之字先父蔭胄府君偕先  
叔太學府君祇奉庭訓恪校終篇遂蒙司  
馬損俸梓人竣工副在攸存流傳可冀蓋  
元嘏童年躬所覩記即先公辭世敢或諼  
忘頃因銓補先集諸編所幸獨完歸園一  
稿忘其固陋敬識初終首志司馬懷舊盛

心悉本荆南尸祝次見先公立言大旨庶  
幾江左偉人謹跋

萬曆壬子仲春孫男元叔謹識



歸有園目錄終

歸有園稿卷之一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天送大中丞周公赴任南少司徒序

歲戊子東南大水吳越之間溢為巨浸懷襄蕩折  
之患亟矣天子哀閔元元思得才誠任事之臣  
以填綏其地會撫臣缺下詔所司慎簡以充而太  
常卿歷城周公遂晉御史大夫銜命而出至則宣  
布德意問民所疾苦一切條教自寬逋已責之

外悉主於禁末伎崇本業務與民休息民是以欣  
欣然漸有起色逮己丑而大旱乘之矣蓋自四月  
不雨至于八月凡三農于耜舉趾之事盡廢不講  
蘊隆之毒橫被千里異時沃壤幾於不毛黔首嗷  
嗷哀籲之聲又甚於懷襄蕩析之日矣公曰吾爲  
天子撫疲民而致災自我則何以官爲乃叩

闕上書言東南且無民矣賦安所出臣願以一身  
之去就爲百姓祈旦夕之命請盡免今歲田租當  
是時大司農急於上供初不虞天行之數至此極  
也欲爲之量蠲公執不可則蠲其十之五六而蠲  
之所未盡者仍促輸之比明年而司農之檄旁午  
於道矣公戒諸部曰空釜而索糜終無益也有都  
御史在利害自當之耳盍緩之以需春熟于是追  
呼絕響民間按堵如故嗟乎蠲租之疏卽他省歲  
歲上也直尋常事耳若夫躬領督賦而停征之舉  
寧抗上旨以無傷民心則比之漢汲長孺之矯  
詔尤難藉非古之豪傑而誰能肩之乎昔祖宗  
時撫吾吳者輒稱文襄周公其舍已暱民之事疑

與公無異然猶須久任以成功而公可一日去吳也。以是吳之縉紳學士大夫暨父老子弟業欲以文襄十九年故事留公而公已量移南少司徒行矣。計其資無三年積也。若主爵者猝然而奪民之所怙此豈不爲三吳地哉。余惟撫臣之與司徒均爲國家主儲待也。乃撫臣營幹而典其出司徒安坐而需之入豈無勞逸之辯乎。北山之歎固採詩者之所不遺也。以公之焦思於吳疲力於吳卽未三年而拮据鞅掌憂畏疚心追視文襄處泰寧之會其艱難十倍而亦欲以十九年居之是未諳于今昔之勢也。故主爵者不肯久任公以徇吳人之私豈古者內外均勞之義宜爾耶。矧代公者卽吳之兵憲李公也。李公嘗翊贊公作平準之書遺蘇松四郡以百世之利是能以公之心爲心者公雖去而李公在見李公行事如見公也。而履台握斗又必自卿亞始則何疑于公之速徙也。時吳帥馬君繼武數論公才具甚大當凋瘵翹蕭之際未嘗不急民之病而又無饑其師故三軍爲之鼓舞於

其行則願乞一言以識其投醪之感余昔與公同朝已稔公之素而又重馬公之請因僭述公撫吳之槩如此

贈撫臺周公擢南少司徒序

撫臺周公之拜南少司徒也吳淞馬將軍業謁余文送之矣至是屬部諸州縣之長咸鞅鞅於公之去復有所請余又何辭以當諸公之辱顧公之所以慈衛我吳者其功德甚盛非他人之爲撫者比也則安敢不更其端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監於

方伯之國卽今建置撫臣意也故其官勢重而權專而其最專且重者宜莫如畿輔蓋天子之神州赤縣在焉其所轄自京兆以暨於九郡文武冠帶之吏一稟其約束故視他省有間余又及見異時老成其行事屹如山嶽儼如神明意所措注孰敢撓之比事竣而還朝卽爲名卿爲碩輔功業著於春秋是故名成而不毀自倭人內訶而爲之撫者類屬意於軍興而會計之籍頗置之不講乃劬勩捨攘之際繁言易興則有不得久安其位者

故勢有所分而權有所掣雖稱爲褰幃仗鉞之臣而一切第務茹納轉相沿襲以博安靜之名逮日至之時惟悠悠俟遷而已此於人國緩急奚賴焉若今周公者故東土之豪士也其爲人氣雄而志銳識遠而守固其爲撫一以詰奸禁貪去奢訓儉明刑興學爲已任而儲待登耗之數尤精析毫釐張弛縱舍輒有出於常人之度外者吳楚之交萑苻盜起公一麾而往卽就擒弭已丑旱荒稅無所出公爲民祈命不盡蠲不止卽不盡蠲姑聽民無輸用是饑而不害此皆其事之章明較著者乃其纖悉隱微刻厲堅忍日以一腐傳餐而豪舉者議以爲陋以數豆享客而趨時者議以爲簡公直已行之更不左右顧而端本澄源矢由身始固宛然前輩之典刑也施及二年而上以之爲倚下以之爲毗此豈悠悠俟遷者乎而名卿碩輔之階疑於是乎在故曰公之撫吳非他人之爲撫者比也諸君爽然曰公其命我哉顧當宁知公矣而是陟也不北而南何也有爲者當與不爲者等乎余曰

非然也。今有乘黃日能千里而姑以百里休其足  
焉。非故逸之也。養其全力而需之致遠耳。公具文  
武之才有預察機祥之智正。國家所恃以遺大  
投艱者。試觀目前孰與於公而陪京爲優游燕適  
之地。休公於此用人者得無意乎。雖然余又有以  
告諸君者。余嘗承乏荊州矣。當水旱連年天災之  
行。抑有甚於吾鄉所見者。乃田盡蕪而稅仍在。瑾  
相望而斂愈急。凡司牧之吏救過不暇。無一得釋  
於負擔而免於罪戾者。則當時之爲撫者可知也。  
以今日處窮迫之勢而得公一人焉。爲之慈衛卒  
之方內。又寧而官民晏然。則諸君之感德。豈有旣  
乎。詩稱敬恭桑梓。余旣樂爲之言。而他日惇史之  
徵信。知余言之不誣也。遂書之以爲贈。

贈海上顏令君榮膺馳典序

頃年天子銳意吏治。間大創一二器墨吏。而日  
疇咨良牧。以撫柔其民。時海上顏令君適以三年  
之最奏。天官氏按令甲爲之請。詔用令君恩覃  
及其所生。被以章服。錫之褒綉。於是令君之父巡

徼公晉階文林郎而其母范氏得封孺人此天  
子所不能槩施於圻之外者不誠稱其盛典哉會  
迎恩之歲二尊人遽屆耆齡而又俱在養令君得  
羅膝而一致萬年之觴而海上之人咸樂令君之  
有父母也又樂其父母之齊年而滋祐也則相與  
驩舞爲令君祝純嘏而鄉先生侍御秦君少說比  
部俞君子如復儼然造吾廬丐一言以宣令君之  
美而且以彰其家積慶之盛蓋以余雅知令君賢  
也昔孟子稱生人之樂有三而以父母俱存當其  
一焉謂爲天倫之幸即使之王天下其樂弗與易  
也而又何有於區區一命之榮耶迺孔子論孝則  
第以揚名顯親爲至而名之所以揚親之所由顯  
則不得不憑怙於外來之寵靈以爲娛親之具由  
此觀之生我者父母也成我者君也有以生之無  
以成之卽孝如曾閔亦安所藉手以酬罔極是故  
天倫幸矣而所幸之中尤有至幸者存焉則所求  
乎君者不可少也而其事又有難於言者今夫刻  
勵之士疇不願以其身貴而阻於蒙昧之進取則

難劬瘁之臣疇不願以其身之貴沾逮其親而阨於獲上治民之說則難夫挾二難以徼至幸而間有得不得焉則皆或然之數也當令君之舉於鄉也蓋餘十年而始成進士已非唾致青雲者比而其爲令也又得江南之劇邑當其物產凋耗逋責填委等計見效卽上之人有未易以肝膽悉之者顧令君志堅而事練守粹而行醇爲之一年而庭無留獄野無滯賦矣二年而囂梗剔息臃腫遨嬉矣三年而謳歌溢巷薦剡盈朝矣蓋至是政通人和而邑以大治令君訖持是以獻於天子令君亦持是以報其父母豈非人至而天亦至耶聖人顯揚之訓必先之以立身蓋身立而君親之事皆舉之矣所從來遠哉皇華四牡說者謂爲以君勞臣之詩夫勞臣而以靡盬不遑念及其父母第以口語知惜耳君子猶以爲厚矧今令甲自其身推之以逮其父母又自其父母推之以逮其大父母與曾大父母沾漑所暨疑無遺榮矣故後世君之勞其臣者禮遇日益隆而臣之有勞於君者其擔

負亦日益重令君自是躋華陟膺恩馳三世施於家國厥有無疆之聞其無忘海上爲之發軔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以占令君之往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吾以下令君之來海上之人有同詞焉爲之序次如此

贈邑令熊侯考績榮膺馳典序

國家課吏之法倣於唐虞類以三載黜陟其幽明而爲法加詳用意彌厚吏以最考者無論圻之內外自七品而上咸得被恩馳之數以沾逮其所

生此非人子顯親揚名之至願哉顧圻外之吏以其窘束于簿書迫蹙於期會其得與是典者徃徃視京朝官爲難職事不稱則不得時日不至則不得時日至矣職事稱矣而無人爲之推引則不得一人推引之矣而後無繼之者則又不得以故吾嘉歷徵前令無慮十數輩非乏賢者而邑之士大夫罕有揖讓縣庭舉恩馳之賀者則其希邁可得而知也乃今僅見熊侯侯蜀人也起家進士筮令吾邑自岷峨而下涉大江以東至於海蓋越數

千里而遙而一時風俗語言固有邈乎其不相入者以是侯之始蒞茫無向詣蓋悶悶如也適部使者行縣亦訝其非宜余謂之曰聖人下襲水土豈亦生而知之者乎大都一無所知者無所不知之地也何則謂其虛而未有所主也盍徐而需之乎已部使者去之未幾而侯之聰明啓矣風俗辯矣語言徹矣訟獄濤張而剖決如流老吏爲之吐舌矣若有陰牖其衷者然後欵列其縣事之使不便於民者疏之上部使者矍然曰是令也安所得於嘉定哉蓋一年而習二年而練三年而教化大行而三年之間又無一日非水旱頻仍之會化離殘創之衆方待命於溝壑而侯一一爲之調劑爲之擘畫不啻如慈母之乳哺其嬰兒惟恐傷之而處蠲濟賑之法尤悉中機宜務令人人實受其福如投醪於河而群飲之無不足也諸部使者聞之益喜於是騰刻於朝者積至數四蓋臆決唱聲翕然同詞而侯之治行遂爲諸邑之冠此曷故哉由其心之虛而中無所主也虛則善受無所主則善

問是故能以其所不知集衆人之所知而又益之  
以醇實之資豈弟之政疇乎不滓之守有不沛然  
迎刃者乎宜其得民之深前此未有也而頃書一  
考遂不勞餘力而坐膺  勲典雖循良之驗白乃  
其所遇詎偶然哉嗟乎自古賢聖常患於得民之  
難然得民非難而得士之心尤難蓋士負其氣而  
令挾其威兩相求而兩不相信焉則町畦界而乖  
刺興矣故泮水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馴  
之有道也然曰匪怒則尤有怒存乃侯之暱士無  
衆寡無大小無親疎一切煦之以和殆弁其怒之  
影響而忘之矣故急則援之匱則周之有所不平  
則舒洩之卽肩踵盈庭而猝不見其聲色之動傳  
曰惟有德可以服人此之謂也凡厥譽髦有不感  
發而興起者乎夫是以邑諭王君司訓孔君黃君  
相率諸生謁余言以爲侯贈余毫而拙於詞卽有  
言何足以重侯哉雖然學校者邑之文獻在焉而  
徵信於士庶以續思樂之頌云

贈松郡司理李侯考績序

凡進士之外除者其爲之之難疑莫如州縣之長  
蓋其於六官之事靡不兼總而簿書督促之煩誠  
有日不暇給者夫寧郡之理官乎理官者第主刑  
獄而已而他無所與且其位轄於諸州縣之長之  
上故勢重以成尊地高而遠逸假以歲月則安坐  
而需臺省之選而得是官者恒喜其職之易辦乃  
自余而觀則未始以爲然也州縣之難難於求盡  
其職職之既盡而循良之效顯然較著矣抑何難  
爲之有若夫理官之難難於其心之所不自安而  
機伏隱微有不可盡喻之於人者何也爲其密邇  
於臺察使之側也臺察使提方寸之印操不御之  
權以爲監於方伯之國其威惠予奪自能衡行於  
所部之內似不必藉手於理官而陰持默斷之疑  
若謂其代大匠而爲之斲者則何以自解當則不  
敢言德一不當則怨誹叢之矣故怵動者喜於矣  
附常以爲易而懷深識存遠慮者憚於矜炫輒以  
爲難而其難視州縣之長不啻倍之也蓋自余敷  
歷以來所見爲理者比比矣而利鈍之故皆可考

而鏡也逮還山七年其歲從臺察而行縣者亦且數人多號稱賢者而求其廉不爲劇直不爲訐察不爲苛敦大明作相濟以爲用者孰有加於今松郡理李侯者乎侯故中州產也大都士習隨風氣轉移故南人近媚北人近戇而侯之爲人獨適於剛柔吐茹之中而至於厚自貶損身不勝衣則尤非居勢者之所能及當其行縣之日減騶從節郵餐絕呼擾已盡屏往時矜炫之習而闇然居約恂恂一儒生也逮與之談法比則精較毫釐而鞠讞

平反之際復能挺然與臺察質是非而務令肺石之無冤而後已卽行部他處無弗然者蓋其積之也厚故發之也不輕養之也深故形之也益粹非所謂懷深識存遠慮翹然而出乎其衆者哉宜乎所在德之而會書一考諸州縣之長欲丐余言以張之也夫理官之績人謂其祇備六官之一事耳若無盛美之可述而不知主刑獄者天下之大命繫焉昔人以此卜子孫之興替又非譏謏故也矧大江以南人性輕揚故健訟而喜鬪而數年以前

復有揚其波而助其瀾者至今囂壘成風纏咻未已而松郡尤甚今得侯爲之理聞其因事求情原情麗法總歸於恕而必主其平是以鈞距不行而爭奪漸息穆如之風漸被於九峰三泖之間而風俗爲之一變人人飲醇矣所親譽而頌祝之者寧有旣乎而膚功之奏又孰大於是藉令冥理固然則侯當高其間以待駟馬車之出入矣區區一考詎足以爲侯賀乎姑書其槩以應諸公之請

贈崑山呂侯考績序

栢鄉呂侯之令崑山也蓋三閱年於茲矣而輿頌之聲溢於四境部使者將籍其功狀獻之天子行且膺卓異之賞褒貶之恩以驗白至理而吳之屬部諸大夫太倉守韓侯輩咸侈侯之光榮而徵言於徐子將張其事以告有位徐子曰嘻吏道不誠稱難難哉漢人有言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當是時上之所倚辦者獨良二千石耳乃今之爲二千石者匪自爲之理而矚民之細則又倚辦於令也令良而二

千石良矣是故令之難難於二千石也而令固始  
筮仕之職也彼儒生家搦寸管以干世用豈嘗習  
文法學爲吏哉一旦騰驟風雲則民社是寄而審  
官者復度地而處之類以四遐之人相易而往而  
風謠俗尚有闕乎不相入者令坐堂皇號令指揮  
一從其意之所欲逞亦安所資以披卻導窾問民  
所疾苦而拊循之也而古有神君之稱者何也則  
以其純實之心旁燭民隱而需之也又夫是以政  
由之平訟由之理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其呂侯之謂哉夫侯北產也而吏於南其風謠  
俗尚北固而南靡北陋而南競而吳俗喜譁吏之  
便不便常旦暮易故令爲難也而南令尤難乃呂  
侯之來若凝然有以自信者目不左右睨第沉沉  
已耳悶悶已耳人視之無他竒也已而徐偵其所  
爲則介不爲苛執不爲泥廉不爲劇大都以忠厚  
長者之道和其民破觚斲珉令民寧固毋靡寧陋  
無競以故勾摘不施而囂囂日遠扞擷未設而盜  
賊無有卽菑害頓仍而室家之安堵如故一年而

民敬忌之二年而親之譽之三年而謳歌之然則  
向之爲沉沉爲悶悶者蓋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  
之云者純實之根柢也爲南令者不當爾耶今  
上哀憫元元異時求治甚急故幃幄用事者懲四  
海裕蠱之弊督責過當而一時吏阿其指徃徃以  
救火揚沸爲能而歎息愁恨之民愈病至於頃年  
而禁網稍稍疏濶矣顧天下宴然而良吏輩出則  
以清淨之說行而純實之治顯也若呂侯者非吳  
吏之翹楚哉諸大夫曰徐先生命之矣敢不服膺  
呂侯而訓行之請書之爲呂侯考績序

贈崇明令李侯考績序

豫章李侯爲崇明之三年將報政而兩臺使覈善  
最狀無間例當載牘以行而歸其成於太宰顧民  
方怙之未忍其一日去崇明也則疏之留而第馳  
簡書奏之以俟報命於是吾吳一郡州縣之長  
雅與之共事茲土而喜其績用之告成欲有言以  
紀其盛美則相率屬吾邑熊令君丐余爲之辭余  
解組杜門不通郡邑之間久矣其何辭以張侯哉

乃嘉定瀕海與崇明相隔一洋而近其賈舶往來  
類喜以其令相矜詡故賢者易以聞也今質之熊  
令君言尤稔悉不誣云始侯繇公車士起家初試  
死陵校事卽以文學操行擅大吏之譽時檄攝旁  
邑篆則旁邑之民歸其德無不願以爲真令者以  
是聲稱籍甚先後蒙刺薦者凡七而竟詘於格僅  
僅徙令崇明崇明在大海中負險而控遐其俗撲  
茂不知有華屋文繡之侈其土之毛不登貢篚而  
民以滋富頗不煩箕斂椎剝之擾惟邑以魚鹽荏  
葦爲利人所必爭稍不逞則聚艦而鬪異時潢池  
騷動至數勤吏士故吏以其身孤懸於風波攘劫  
之會居常理之若易而脫有不靖則馴服之爲難  
侯精明博達於其風謠俗尚靡不纖芥洞悉旣至  
約已奉公而一稟之於宜民柔梗理禁宣幽徹邃  
若發硎齒腐略無所動於聲色而諸所申飭獨先  
化導故不爲煩苛刻覈之令而邑以辦治其最大  
者城蝕於海民洶洶惟魚鱉是虞前令嘗建議別  
徙不克卒以遷去而侯來繼組矢力肩之一時重

遷稱不便者群起譁然卽大吏亦以爲難侯懲道

旁之誚奮然決策略土計工調停劑量迄於落成

費不稱靡役不告厲始之言不便者咸鼓舞欣戴

以爲金湯不世之伐而沙聚之區朝不保暮得晏

然樂有寧宇者其誰貽之宜其剡薦數被如宛陵

時也以余所知子產相鄭爲田疇井伍之法鄭之

人業甘心之矣而終之輿頌集焉其歌相殺戮我

者卽甘心之民也夫子產稱惠人豈不能急治於

俄頃而固以詘爲信耶大都不任愛怨者亦不任

愛德而仁聲入人非漸漬積習其道無繇也則侯

今日之奏最可以探測其淵微矣昔杜少陵傷時

多盜作春陵行以美无結而歎無結輩數十布滿

天下以爲愴今吳之憊極矣而又加以大侵所幸

在位多賢能各竭其才以脩百姓之急而侯之底

績則尤其驗白者故崇明一邑稍見饑而不害而

州邑諸大夫咸推讓其能予無理人之責而有春

陵之感故爲侯張之書以爲序

贈邑簿高君擢趙府奉祀序

凡小吏以王官擢者匪擢也爲其人之不能其職而又無可去之會則姑以王官歛置之王之官第給事於王之國例不得他徙故陽爲之擢而陰爲之錮茲非天曹氏絀不肖之微權哉顧其人果不肖也而絀之誠是也夫苟非不肖也者而令與不肖同絀則何以厭豪傑之心而令衆庶服也雖然唐虞之際稱濟濟相讓矣而疇咨之選僅及於九官十二牧而自九官十二牧之外尚建官惟百能一一而燭照之俾無遺佚之賢乎是故舉其大而其細者不足論也乃今之爲天曹者法較詳矣以其心運之乎陶鈞之上而以其耳目寄之於監司殿最之間監司曰賢則天曹氏亦賢之而明陟加焉監司曰不肖則天曹氏亦不肖之而幽黜加焉此韓退之所謂同則成而異則敗者也謂其黜陟以人而不以已也若是乎良吏之有所恃矣宜其十不失一也而吾邑簿有高君者非不能其職而嘗鑿於監司者非民之亟欲其去而不可得者也遂當有王官之擢乎高君固中州之選也其簿

於吾嘉也彊而執果而確事上不阿遠利若浼蓋  
卓乎廉幹吏也而爲之長者方怙賴之不翅楚子  
亶之有倚相焉比於三年而諸部使者業旌之七  
矣人曰高君其將有逸格之處乎居無何而趙  
府奉祀之命若闖然而來也非人之所擬也謂天  
曹氏錮之與則按籍程能故無專主也謂監司絀  
之與則以最旌者必不以殿報也或云下流多謗  
議豈有比之徒猝射飛語以誤天曹氏偶忽焉而  
不加之察乎夫一簿眇小矣苟知其不肖抹殺之  
易耳何至陰中而疾刺之也此又疑其事之必無  
者然則胡然而然乎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後  
謂之命也在高君亦安之而已乃余獨恠夫外國  
家用人其途甚廣無大無小均之托重而恃力焉  
而何隨事見效者少也乃菰蘆僑胥僅一得之高  
君以彼其賢久而需之縱無逸格之處而第令遠  
巡守職無奪其功以畢志於一邑之農田而盡疏  
其畝澮則灌溉所資必不使驕陽殺稼而嗷嗷萬  
姓舉喪其樂生之心如今日已也嗟乎所用非所

養所養非所用獨今之世哉高君已投効行矣宜  
學校之公論翕然而章之也會邑博王君孔君率  
其徒來丐余文以壯其行乃綴其大都而志余之  
所感云

送邑丞趙君致仕還蜀序  
蜀人趙君起家貢資來丞吾邑邑之幅幘幾七百  
里地大而人衆治之爲難而丞固貳令以宣化者  
也君以司贖爲職要於詰奸慝禁兇殘擒雉盜賊  
以輯和其民人縱之則弛急之則亂故求其職之  
稱尤難而君有嚴潔之操通敏之才能時其事之  
狹濶而裁之故所至游刃在任不逾二年而荏苒  
息警四境晏然長吏以爲能卽屬以他事靡不辦  
給而七邑之長吏聞之咸願得如趙君者爲之貳  
而諸部使之賢者亦亟稱之曰趙丞非常人也由  
是聲聞特著行將推轂於朝而會一使者獨疑  
之咄丞何物能延譽至此稍爲之變色然詘於公  
道終不敢遽去君也而君遂拂衣竟致其事而去  
矣諸部使慰留之不能得而邑之父老子弟相與

咨嗟於野以爲古之仕者不得其職則去而君於  
職已無所溺毫而倦於勤則去而君當經營四方  
之年二者不居其一其何以去也或以質之於予  
予咲曰噫人各自負其志仕止久速何常之有易  
豫之辭曰介於石不終日夫豫之爲言佚也佚則  
無所事事時至於豫宜人皆樂爲之用矣而由豫  
之臣聖人必以勿疑爲戒者何哉蓋天下之患不  
生於勞而生於佚舉世嬉嬉則禁網踈闊禁網踈  
濶則真偽易淆坐令豪傑解體耳介石君子能無  
早見而豫待之乎夫是以謂之知幾彼薰膏暴而  
龔共生天醴酒輟而穆生辭此幾之知與不知所由  
辨也今之世不可不謂之豫矣上下和同養交死  
黨之俗成矣司廉訪者卽欲得其人而旌瘡之而  
臧否無由上聞則勢不得不置其大而苛其細而  
小吏始無所容矣彼將曰衆皆汨汨而胡以能獨  
清也衆皆汶汶而胡以能獨醒也此由豫之所謂  
疑也以君之薰膏暴矣醴酒輟矣而其不爲穆生  
乎寧爲龔生乎而又安俟終日而去之也昔李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一 三百五十七  
奉傷杜少陵之不得志于嚴武作蜀道難以諷之  
及觀少陵之賦八哀則知武之未嘗危少陵也白  
之意不過槩言世路嶮巇等之蜀道耳君家在岷  
峨萬里之外茲挾孤僮携敝篋經夷歸度巴巫而  
上青天試登其巔取白詩而大歌之君之所自負  
者愜矣有不四顧而滿志哉則又何虞於行路之  
難也於其去姑侑之辭以當芻秣

送崑山令呂侯應 召北上序

往年 天子用輔臣議略倣漢人久任之法以課

圻外之吏當法之始行吏率病其淹比循習之久  
遂復偃然而樸茂醇實之士更能矢謨畢願盡氣  
力以脩百姓之急而審官者乃需之歲月程其功  
能考其卓有驗白者則疏其名而 召之入立置  
之臺省俾得因事効忠以裨 主上之缺若其言  
論風旨焯著羽儀能無改於樸茂醇實之素者是  
大官之器也社稷之毗也行將進之以迫次於卿  
貳而建旄授鉞可坐而致之矣計其時不過一令  
之任耳所謂厚養而重用之也淹何負於始仕哉

乃躁進之徒或有逸於法之外者何也大都人情  
抑之則平撓之則擾急而趨之蹶彌甚耳故語有  
之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此捷與淹之辯也善乎栢  
鄉呂侯之爲崑山也崑山故江以南之劇邑而侯  
爲北產其風謠俗尚固有若乎不相入者乃侯年  
少而不輕於慮志潔而不矯其名才高而克挫其  
銳孳孳豐豐惟民是務晷日之不足而繼之以月  
月之不足而繼之以歲不翅若慈母之保其赤子  
衽席而乳哺之也了無外念無厭意故能周旋於  
水旱交承之會而野無捐瘠滌除於訟牒繁興之  
餘而庭無滯獄穆如清風輿頌溢發終五年如一  
日也彼豈以淹爲病者哉今 召命下矣 天子  
將以臺省之官付之矣車馬旣戒邑之縉紳學士  
大夫眷眷於侯而不忍釋則何以侑侯之行李哉  
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樸茂純實非公之素乎  
拊循之與彈射非二道也子惠之於風裁非殊軌  
也侯第率其所以爲崑山者宣之於臺省之間永  
肩一心昔以庇民今以尊 主亡毛舉以塞責亡

苛求以傷體則侯之願不其行乎蓋聞之長老云  
當 孝皇在御時最稱優禮言官有一人露簡則  
舉朝之神色俱變臺省之官非不嚴重而求毛舉  
苛責之風則無之矣故雍熙太平之治至於今爲  
烈 大主上寬仁愛言非不追軼 孝皇而臺省中  
豈無給事吳公世忠御史陳公茂烈其人乎而据  
撫歷違囂呶未解譬之精稜相盪互有盈虧天地  
之和何時而應之也其將俟俟以爲之標準哉而  
大官之器 社稷之毗亦於是乎在余老矣揣無  
所用於世猥因諸大夫之授簡爲之贈言如此

送大中丞李公 予告歸虔州序

今天下稱財賦藪者宜莫如江南而吾吳四大郡  
稱劇尤甚異時豪彊猾胥之奸弊窟焉以故蒞茲  
土者往往以清賦爲難而程課有司職業亦大要  
居彊半矣自 祖宗朝以僉都御史文襄周公填  
撫其地凡經營胼胝自僉都御史歷工部尚書殆  
二十有二年而賦額始定迄於今而虔州李公釐  
析舊章平準計法著爲經賦一書以垂千百世不

朽之利而奸人之弊竇燭照而無所容官民兩便  
此蓋以觀察副使飭兵四郡時也無何撫臣缺  
天子卽晉公僉都御史以綏緝全吳及畿輔諸郡  
縣自江以南莫不舉手加額頌廟堂得人蓋當  
事者亦以經賦故謂公稔識於民情土俗之宜而  
又清約自甘有心任事足以彈壓一方爲藩臬郡  
縣之表帥故不次推擇膺茲異典夫亦欲以文襄  
公故事期之而公亦不啻以文襄公爲已任者乃  
公之爲撫也不兩年而數數稱疾請告今且予

告還矣豈其忍負主知與其素所推擇者而  
然去其吳之父老子弟哉夫公故精於錢穀者也  
錢穀之覈公之司也屬歲吳有城工諸費率以祭  
金貯之府爲猾吏乾沒其間而守不察比覈之而  
展轉支吾如故公不得已乃疏於朝謂守故得  
民第藏籍不明職守爲何乞下吏議併自投劾去  
時輦轂下吳守方有時名而忽聞論列遂謂公  
不宜輕以瑣屑事動搖之逆公有所承望嗟乎公  
豈承望人者哉錢穀豈瑣屑事哉已詔御史覈

其事果公言不誣而公又默爲寬解守僅坐調乃  
公竟不免怏怏於人言日思求去其位而言者亦  
因以迫公之去矣獨惟公屢疏不得去而今乃因  
言者以遂公之去此何說哉夫後先一公耳始而  
驟用公者何耶繼而輕舍公者何耶謂錢穀不當  
覈耶謂錢穀含糊不關守之缺失耶謂守方坐失  
職去而論守者便當與守同去耶此皆不可究詰  
而是非淆雜將誰適從則當官者懼矣抑吾因有  
感於今昔用人之辨焉當文襄公之在朝先朝其

田畝之清也則壤之均也湖浦之濬與堤岸之築  
也豈惟民怨叢之卽萋菲之言日至於公君側而  
竟底厥成歷年多而屹然無搖動之者則廟堂  
實主持之而信任責成非今日比也藉令一言譽  
而用之一言毀而舍之不顧國體而惟人情之  
徇則文襄公之二十有二年不當數十易耶吳中  
父老子弟何以至今頌文襄耶公行矣曩嘗游公  
之鄉其地左僻而山谷奧邃可以栖遲可以養重  
固龍蛇之所存身也休其全力而乘邁風雲固知

公之必需大用而駢美於文襄公之勛業疑自有其地顧國家求材甚急而生材實難得材具如公者而乃置之寬閒無用之野此於世道關係何如也而能不慨然太息乎或曰守嘗治一疆禦爲時所快意而不知斤正其法而加重之者公也昔人所謂父之廉惟恐人知子之廉惟恐人不知宜公之有是行哉吳之屬部諸州縣長吏徵余言以贈行爲述公在事與去任之始末以暴公不平而因及近世之用人如此雖然知公之意固不欲使余言之也

別邑博王先生序

婺人王先生以癸酉鄉貢士來署吾邑校事婺之距嘉奚啻千里而遙而同隸於南服其風謠俗尚一稟於惇龐淳固之所爲則嘉之視婺初不相遠也而又得王先生爲之師頗有符於古者鄉先生日坐里門以告詔其子弟之遺意故其於校事甚習王先生爲人貌溫而色和望之有藹然德讓之風而其中皎然動有所持卽萬夫莫能撓其課諸

生先德而後藝旌瘳甄別雖較若蒼素而可者與之不可者姑胥以誨之終不見其有町畦之介至其神凝於廣厲之餘而慮周於俎豆宮牆之外凡以咨諏營度增拓補緝必揆其所當以疎風氣以開人文務殫其心力之所至如拮据其家之有無而勞怨有所不恤尤人情以爲難已而累歲獲僑彪炳後先思樂之味不無助焉大都王先生之所以勅嘉定者不過率其惇龐淳固之性以永肩其告詔里門之心脩其文不遺其情勤於始無怠於終而朝漸暮漬聲應氣求故其教易從而其人只感如是者五年猶一日也而諸臺薦剡已爛盈朝著間矣然則區區一校事能久淹王先生哉先是已丑歲王先生當上春官乃次且不欲行當事者方厚其餼而敦遣之已納其餼而辭以疾竟不及往而退服其官如故人莫能詰其所以茲壬辰之役又及之矣王先生能終無行哉於是兩司訓孔君黃君虞其復循已丑故事則相率諸生詣余而請爲勸駕之詞嗟乎國家用人之途濶矣惟

進士之科最爲世所艷重士厭棲卑豈不有羨於雲蒸颺起之會哉矧以王先生之才之志今與時俗人逐逐然爭蒙昧之進取則孰得孰失亦安所持其左契乎顧王先生嘗以言私余卽茲行猶未能決然於必往豈其芥視榮名一至是哉蓋必有自得於中者在非齷齷者可以意而涯涘之也昔陳獻章先生非左廣之鄉貢士乎徒以其不應春官之舉世遂尊之爲大儒今以王先生觀之其事有同乎否也固已居其實不居其名矣惜乎諸當事者能知王先生而不能知王先生之深孰肯以翰苑清華之職所以寵異陳先生者薦進王先生乎雖然人患不能自得耳苟能自得則一進士烏足以重王先生卽王先生不得爲進士而他日應詔而入必爲京朝美官能執其所以施設於一校者以當朝廷之緩急無愛身無近名其翹然自見於世者又何必減陳先生也故余於王先生之行雖不欲阻之亦不敢憇患之以撓其所志作別王先生序

限王夫主承

之於職不谷即之介

日長亦世春

外亦以當

請而人必為京

或必重王夫主

于難然入惠不

辭亦青華之鄉

歸有園稿卷之一

以歸其所以

小夫主也姑余

之難意無愛身

其所以歸信亦

夫主不辭而進

自歸自歸自歸

辭亦青華之鄉

歸有園稿卷之一



周

